



就明天早上来吧？我在房里等你好不好？”

甜甜想想道：“那也好！我到时再说吧！”于是，方晓东就转身回了店里。

夜里，方晓东可一点也没睡好。他不断做梦，一会是甜甜，一会是美琴，一会又是秀秀和珠珠。醒来，屋里就他一个人。他坐起来就抽烟。抽得嘴也发苦，接着又肿了。后来，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醒来时，美琴站在他跟前正笑眯眯地看着他。他笑了笑，就伸手拉美琴，美琴躲开了，道：“不成、……不成！外面有人哩！”美琴就坐在他床沿上，搂住他脖子在脸上吻着，道：“当然啦，你弄得我腰酸背痛，差一点连家都走不回，我看，就是一个月不操，我也不饿了。”说完，就将手伸到被子底下，却见方晓东一丝不挂，大腿下向上挺着，如架起的高射大炮，美琴用手捏了捏，确如钢棒一样硬，方晓东趁机将手放到她颈口下，摸着奶子道：“来吧，我们再操一会儿，速战速决。”那美琴似乎没有听到，只是专注地摸着方晓东，在那里搓玩着，身上像着了火一般，直胀得脸通红，下身痒得难受，方晓东就又说道：“来吧，来我们操吧！”

美琴突然直起腰道：“不行，我得走了！再不走，我要发疯了！”说着站起来。

方晓东道：“你啥时还来看我？”

美琴道：“等我收了车！哎，你可别乱跑，说不定我要给你来电话的！”

方晓东说：“今天我不出门。”

美琴说：“那我可就走了！中午，要不要我来给你送饭？”



玩你不商量

方晓东说：“不用！要吃，我自会买的！”

美琴上前又吻了方晓东一口，这才恋恋不舍地走了。

美琴走后，方晓东还不想起，接着又睡。刚睡了一会，就听见有人敲门。他问：“谁呀？”

门外的人说：“是我，甜甜……”方晓东闻说，连忙起身去开门。等他把门打开，甜甜走进来，一眼看到他赤身露体的样子，就笑道：“你可真是……”说着，就立在门口。

方晓东便赶忙穿衣服下地。等一切都穿戴好了，甜甜笑道：“没想到你身上还会有肌肉。看着可是一身瘦肉，没几两重的！”

方晓东听了笑道：“这个奇怪！这是内里秀，不像你们女人，哪里有肉，哪里就凸一块给人看。”说着，就走上前抓住了甜甜的手。

那时，甜甜也不再挣开，默默地看着他，笑道：“小心感冒了！”

方晓东笑了道：“我还从不感冒的。”说着，就把甜甜按坐在沙发上。无意间，甜甜不知碰着什么物件，啊地惊叫一声。脸便红得火一般，低下了头。方晓东心里明白，却明知故问：“怎么了？甜甜？……”

甜甜抬起头盯着他，笑道：“没什么！……自个把自个吓一跳，你说怪不怪？我常这样，真的……”

方晓东也不点破，笑道：“你可胆子真小！那天夜里的劲头哪里去了？人啊！……就这样！”

甜甜多明白，遂满脸绯红半天才喃喃道：“方老师……你真的……不说了！不说了！你们男人全是这样的。对男人，我向来是敬而远之的。不过，你例外……”



“为什么？”方晓东问。甜甜看着他笑道：“我也不知为什么？真的……”说着，就对站在他面前的方晓东推了一把。那时，只穿条短裤的方晓东毫无防备，就跌坐在地上。甜甜看见，就哈哈大笑起来。方晓东也不急着站起来，半坐在地上，对甜甜道：“行行好，拉我一把！”

甜甜那时就坐在一边看着方晓东。一边看一边笑。未了，她笑道：“哎，方大作家，知道我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吗！”

方晓东说：“好消息？”

甜甜说：“你猜猜？”

方晓东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，猜不着。”

甜甜说：“我刚才来的时候，碰到我一个姐们，她说她刚进了一批货，你要是有兴趣，她可以让你一半货。”

“什么货？”

甜甜听了就笑：“看我光顾高兴？她进的是一批水洗丝短袖衫，货还不错。你要是能运回北方，准发一大笔！”

方晓东想想道：“甜甜，对这方面我可是外行，一点也不懂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甜甜说：“货是不错。那就看你们那里识不识，吃不吃？要是不吃，再好也没用！”

方晓东一听就发了愁，道：“这可把我难住了。我们那里是什样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甜甜听了就直乐：“那你还做什买卖？什么不知道，你就跑到凰城来？哎，这批货，你要不要，可得给我个回话，我好给我那姐们回话。不然准挨她的骂！”

方晓东说：“其它买卖就没有了？”“有！可我不是干



玩你不商量

这个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要么，我把我那个姐们给你介绍一下，让她以后有好买卖给你留点。哎，咱们的事……你可不能对她讲！”

方晓东笑道：“犯得上嘛！再说，我干嘛要给她讲咱们之间的事？……我还担心你说露了嘴呢！”

甜甜说：“我这嘴你放心，倒是你可别把我那姐们收拾了。真要收拾了，你们说什么我可就不知道了。”

方晓东笑道：“才没几天，你就和我多上心了！要是真做上买卖，那你可怎办？还不天天跟上我们盯梢？”

甜甜说：“没事！我还没那么大的精力呢！其实，你就是跟她好，我也不会生气的。我是我，她是她，我乐意干的，和她没关系。她愿意做的，和我也没关系。你和她是好朋友，并不妨碍我和她是好朋友。我们都是好朋友那才好呢！”

方晓东可没想到甜甜会讲出这么多的话。他看了看甜甜，道：“那……什么时候我和你那姐们认识认识，看看那批货到底怎样？”

甜甜笑道：“行！明天我就带她来见你。她一听说是你这么一位大作家，乐得什么似的。”

方晓东说：“那咱们就说定了，明天上午，我在家里等你们俩，不能放空啊！”

甜甜尔后又道：“那我就走了！我这一夜就那么坐着，这会，两眼皮直打架，困死了！”说完，就起身往外走。

方晓东送到门口，甜甜说：“别送了。……你住这里可不好！我来一次，那个老女人都要盯着我看半天，好像我就是贼似的！”



方晓东说：“没办法，我刚来，不住这里住哪儿？要不你给我找个地方住？”

甜甜说：“这我可一时半会给你找不下，慢慢再说吧！”说着就下了楼，去了。

送走甜甜，人还没回身，就听楼下的服务员喊他接电话。他知道准是美琴来的电话，心里道：“娘的……真忙死了呢！天天都如此，比在黄城还累人哩！”想着就下楼接电话。果然是美琴来的电话。美琴在电话里说，她一会来接他，要去一个朋友那里坐坐，问他乐不乐意去。他告诉她， he 现在是闲人，怎么也行，由她定吧。美琴就答应了去一趟。他放下电话，心想：这可好，来到凰城，还没有三天，倒有两个女人天天缠着他。要是呆上两年，那可怎么办？他上了楼，看看时间还早，就拿出美琴买的小吃，想填填肚子。刚打开一包巧克力动物饼干吃了两块，就听见窗外汽车喇叭声不住鸣叫。他从窗户上探出头去，就看见美琴的出租车停在楼下。美琴从车窗上伸出头对他喊道：“方老师，快下来！……”他应了一声，便连忙往外走。

上了车，他问：“美琴，去哪里？见什么人？”美琴说：“你别问，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他还想问，但看到美琴那么激动，心想：这一定和甜甜一样，想让他突然高兴一下。于是，他便闭上嘴不问。美琴一边开车一边道：“方老师，我有一个朋友是搞房地产生意的，他最近搞了一块地皮，两天时间，地价就长了百分之四十多，你说，他这一下发了多少？”

方晓东说：“这我一下算不清。不过，看样子他这次一准大发了不少哩！”



美琴说：“那可不！哎，我有心将你介绍给他，让他帮帮你也搞一块地皮，他答应了。现在，咱们就去见他。哎，方老师，你去了可别客气，做买卖就得脸皮厚些，不然，谁也挣不了钱！”

听美琴如此一说，方晓东心里蓦地就悬了起来：做地皮生意，这可不是小生意。就凭他那一点本钱，能做成吗？再说，他买了地皮，要是炒不出去，那可瞎了！想着时，美琴已把车停在一家大门前。美琴说：“方老师，到了，下车吧！”

下了车，方晓东说：“美琴，你那个朋友叫什么？”

美琴说：“他叫郑锋。是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。哎，你别看他年轻，鬼着哩！你和他打交道，可不能大意！不然，迟早让他涮了你！”

方晓东说：“不怕，有你呢！”

美琴笑道：“那倒是。不过，在生意场上，可不认朋友的。别说朋友，就是爹娘老子也不认的！”说着话时他们已经上了电梯。出电梯时，美琴又道：“哎，他要问你是谁，你就说是我表兄好了！”方晓东点点头。

这是一家十层楼的写字楼。在总经理的门口，美琴敲了门，就听里面哼了一声。他们走进去，在一张挺大的办公桌前，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子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便笑道“哟……是美琴来了，坐坐……”说着站起来，看着方晓东，又回头看着美琴。

美琴说：“郑锋，我给你说的事，行不？”

郑锋笑了笑对美琴道：“美琴，你该把你的朋友给我介绍……”

美琴红着脸道：“看我……哎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



下，这是郑锋，是发达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，年轻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这位是方晓东大作家，如今下海做生意，以后，还得郑经理多多提携！”

郑锋一听是方晓东便立刻脸上有了笑容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……早闻大名却一直无缘相见，今日一见，甚感荣幸！”

方晓东笑道：“客气了，客气了……我是刚下海的新手，还望以后多多关照！”

美琴道：“你们二位以后就是朋友了，用不着这么客气！我看，咱们还是开门见山地谈，对不？”

郑锋道：“那是、那是……就不知方大作家准备投资多少？”方晓东一时回答不上，回头看看美琴。

美琴道：“郑经理，你说你能不能给他弄一块地皮吧？要是能弄来，钱的问题有我呢！”

郑锋说：“有美琴你，那当然好办多了！不过，地皮这种生意可不是好做的。这一点美琴你也知道一些。以我看，方大作家还是不要着急马上买地皮为好。现在，地皮正在上涨，得等下跌的时候再买才合适。你们说呢？”

美琴说：“要我看，这地皮只有上涨没有跌，你还是先帮方老师买一块为好！”

郑锋说：“要是这样的话现在倒有一块地皮就合适。那就看你们的意思了！”

美琴看着方晓东道：“方老师你看呢？……”

方晓东道：“行情我们还不知，怎么就能一时定呢？”

美琴说：“这倒也是。郑锋，你能不能把现在地皮的行情给我们说说？”



郑锋道：“这没问题的。不过，我一下也说不清。我让下边的人给你弄个详细报表，你们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？”

方晓东说：“行，就这样吧！”

美琴说：“那好，明天我就拿报表。哎，郑锋，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找时间，咱们好好搓一顿如何？”

郑锋笑道：“那当然好啊！我就等着啦！”两人从大楼里出来，方晓东说：“美琴，这炒地皮可不是一笔小生意，用钱肯定也少不了，可我……”

美琴说：“方老师，你别听他胡侃，就是他郑锋也没有多少钱，他不过也是在那里空对空地炒。现在只要他能弄下地皮，钱的事好办，到时，我给你想办法。”二人上了车，方晓东这才感到做生意并不是那么容易。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了的。想着时，心里就不安起来，也再无了话说。

回到小店门前，美琴说：“方老师，那我就上去了，我还得去跑，夜里收车后我再来看你。”

方晓东说：“看这事弄得，让你也耽误功夫……”美琴笑了笑，开着车走了。

回到房间里，方晓东就感到特别的累，就躺下来。正躺着，有人敲门不停。他坐起来，问：“谁呀？……”说着话，有几个姑娘和两个年轻的男人推门走进来。

“方老师住在这儿吗？……”有个大眼睛姑娘笑着问。

方晓东说：“你们……”

那个姑娘说：“你就是方老师吧？我们是阿福老师介绍来的……他说……”



一听是阿福介绍来的，方晓东忙招呼道：“来，进来呀……”说完，自个也赶忙下地穿鞋，让座。

那个说话的姑娘道：“方老师，我们都是些文学爱好者，一听阿福老师说你来了我们凰城，不知心里有多高兴哩……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叫小菊、赵山、蜜桃、小丘，还有那个大个子，她叫叶叶。我们这里边，就数叶叶发表的东西多。”

那个叫叶叶的姑娘脸儿蓦地红了，笑道：“……哪里，其实……我也就是多发表了几篇小说。”方晓东看叶叶时，这姑娘还真是鹤立鸡群：高高的个子，大眼睛，粉白的脸蛋，两条修长的腿把整个人拉出多半头。方晓东说：“看到你们我可真高兴哩！哎，你们这是一个文学小沙龙吧？”

叶叶说：“算是吧！”

方晓东说：“哎，你光顾介绍别人，你自己呢？”

叶叶说：“她叫杨芙蓉，是我们的主子！”

“主子！”方晓东一听就笑了，

“为何就叫主子？”

杨芙蓉笑道：“方老师，你别听她们胡说，我不过愿意为大家多跑跑腿，办办事罢了，哪里能称得上什么主子！”

方晓东笑道：“原来你是一个热心人！好啊！哎，你们这个文学小沙龙以后聚会，可别忘了叫我也参加，我很想与你们在一起谈谈呢！”

叶叶说：“那可求之不得呢？”他们正说着话，不想有人敲门。接着，甜甜推门走进来。看到杨芙蓉，甜甜说：“哼，我就知道我哥一准要告诉你们，这不，已来

了？”

杨芙蓉道：“甜姐你可真自私，方老师来了鳳城，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要不是阿福老师说了，我们还一直不知道呢？”

甜甜说：“我又不写小说，我管那么多干什么！哎，你们说完了没有？要不我先走人！”

方晓东问：“甜甜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甜甜说：“没，我就是想和你喝酒！”

杨芙蓉说：“甜姐，就凭这，你以后一定能成了大作家！”

甜甜说：“我才不想成什么作家哩！只有你们这些傻瓜现在还在做当作家的梦！我呀，就想着发财！”

叶叶说：“甜姐，你现在也是小老板，你就不请我们和方老师一块喝一顿？”

甜甜说：“还用得着我请？只要你们去，我哥还不高兴死？他一准让你们喝个痛快！”

杨芙蓉说：“对！咱们今天不喝醉不准走！”方晓东还在犹豫，其它人却已朝门外走去。

下了楼，一伙人朝前走。正走着，甜甜碰到了一个人，便站下来说话不走了。等他们走远了，甜甜还站在那里说话。他们来到甜甜的小吃店，阿福正在忙乎着。看到他们，忙道：“哟……这是怎么说？快进来，快进来……”

杨芙蓉说：“阿福老师，今天有人请客，我们这是喝酒来了！”

阿福说：“谁请客？”方晓东说：“我请！”

阿福说：“看这话说的……来了我这里哪里要你来请



玩你不商量



客？”

方晓东说：“我们说好了的！”阿福说：“杨芙蓉，又是还有人更想不通。”

下午，当方晓东和杨芙蓉她们一块走了之后，阿福就对甜甜道：“甜甜，我看你对那个方晓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哎，你可不是这样的人……这是为什么？”

甜甜对阿福笑了笑，道：“你问我？……我问谁？”

阿福笑道：“你不想对我讲对吧？可我知道，你……”

“说呀！”甜甜对阿福大声道。

阿福想了想，道：“其实我也想不通……我看得出来，不只你，就连那个叶叶小丫头对方晓东也眉来眼去的……真他娘的！”

甜甜笑道：“哥，你不是吃醋了吧？”

阿福道：“笑话！……不过，这个方晓东确不是凡人。我要是他才不做什么狗屁买卖，我就当我的大作家，多好！”

甜甜道：“要我看，他也就不是做买卖的那种人。

他要是真做，还没准就得砸了！不行，哪天我得和他说说，给他泼点凉水！”

阿福听着就嘿嘿直乐，却不言一声。甜甜不知哥哥心里想什么，却又不好问，就走开了。阿福临走时对她道：“甜甜，你可记住，不要把自个陷进去了！”

甜甜一听，就拉下脸道：“哥，你把话说清楚！”

阿福道：“我说得够清楚了！”

甜甜道：“你就少操我的心。要操，你就操杨芙蓉的心好了！”阿福也没发火，对甜甜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

别看她不说话，心里决不比甜甜想的少。她坐那里是在观察我、认识我，不到时候，她是决不开口的。倘若她对自己看不上眼，她也决不说什么的。这是女人中最难缠的那种女人。

他想着，也不和她说话，只对甜甜说：“甜甜，我这几天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做生意砸了，你怎么办？还有，我这么老坐着，总有一天要坐吃山空的。真到了那一天，我讨到你的门上，你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好？”

甜甜听了直笑，道：“方大作家，你说的是啥呀？我和你算什么？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如果你不来凰城，如果那天夜里你不来我的小吃店，你和我能认识吗？我这个人就是心眼软，看你也是个好人，所以才对你有那么一点好感。你可好，胡说乱道，好像我们就是什么关系似的。你真到了那么一天讨吃到我门，上，别的不敢说，粗茶淡饭总还是要给吃的。哎，方大作家，买卖的事，你想好了没有？我们富婆今天来，可还就是为了此事呢！你要是不做了，她也就放心了。你若是做，那你们现在就谈吧！”

方晓东笑道：“做，是要做。不过，我可不想当长途贩子。这我也做不来。我只想在凰城此地做点买卖，这就看丹丹给不给面子了。哎，甜甜，你能不能给讲讲你们凰城里在做生意方面的奇闻轶事给我听？我最喜欢听了。”

甜甜说：“无聊！”

方晓东说：“不不……你不要这么看，别看讲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可从这些小事，就能看出在凰城能不能做成点买卖。”



甜甜说：“要听这些多了！就在富婆身上也不少。”

丹丹那时看了方晓东一眼，笑了一下，又低了下头。

方晓东说：“甜甜，讲呀！”

“好，那我就讲一个你听。”

甜甜笑了笑，便讲开了，“……在凰城有一个叫三虎的人物。此人是一个二混子。他书没念下多少，却要做生意。他老爸给了他三千元本钱，让他做服装生意。他拿了钱就到批发市场上看便宜的货买了许多，然后就拉回来，在他的小摊上卖开了。二混子是个吃货，嘴总不闲着，一边卖东西，一边吃个不停。有买主过来问，这件衣服多少钱，他摇着头道，不用问，你就看着给吧！那买主一看此人是个傻子，就站在那里笑了笑：对其它人说，你们看看，这样的人也来卖东西，不赔才怪呢！说完，他就蹲下来挑衣服。左挑右挑，挑了一大堆，他对二混子说，哎，这些我全要了，说完，给地摊上扔了几个钱，抱着衣服就要走。那时，二混子就上前拦住他不让走。那个人说，你干什么？你说过了给几个钱就行的，为何又要拦我不放走？二混子听着就笑了，道，我没不让你走，我是说，你拿的衣服也太少了。要拿，就全拿走算了！那个人听了直乐，心里盘算了许久，这才返身把地上的钱收起只放两张小钱，又抱着衣服要走。二混子看了还是不让他走。他火了，就骂道，妈妈的干什么？我不要你的衣服还不行？那时看热闹的人就全走过来也挑上了衣服。你们看此人真是个傻子。一会功夫，那些衣服便被抢光了。这个扔三角，那个扔五角，抱着衣服就要走。那时，从对面走过来一个市场管理员，二混子就喊，抢人啦！……市场管理员闻听连忙过来把买



衣服的全扣住要往派出所里送。正说着，就看见一辆警车开过来，下来七八个，把这伙人全包了馅。到这时有人说了事情经过。穿警服那个人说，我们不能只听你们讲，让卖方说说。二混子说，你们要抢，我没法子，你们看看，就地上这么几个小钱，我就是再傻，也不能傻到不要本钱吧？警察说，要是这样，你们就全得跟我上所里去，进去了就能说清楚。有胆小怕事的人此时就说他们愿意出钱，要多少给多少。也有人说，我们也没那功夫，就地解决吧。穿警服的说，没那么便宜的，你们扰乱市场，抢人货物，就按法律程序办！凡是买了衣服的人都害了怕，只好对二混子求情，让他说句话，就此放了他们。二混子说，那也好，你们把衣服还是买了，每件不多要，二百元。那些人一看全傻了。这不是明着敲竹杠嘛！这些处理货，哪里值得那么多钱？但又无奈，只好忍了肚子痛买了才算了事。放走了那些人，二混子一算账，不多不少，他赚了五千元。他把小摊收了，乐呵呵去找那些穿警服的哥们下馆子喝酒去了。”

甜甜说到这里，把眉挑了挑，长嘘一口气。方晓东说：“讲得还可以。只是故事太没高潮了。”

甜甜不悦地道：“费力不讨好！我讲得口干舌燥，你坐着听倒挑三捡四的这么难侍候，不讲了！”

那时，丹丹道：“你讲的就是不好听。”

甜甜说：“那你讲嘛！”

丹丹道：“我不讲！我讲了就生气！”

方晓东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丹丹道：“我刚做买卖时，别人都看我小，又是个女孩，谁也想欺负。有一次，在火车上，我背着挺大个编织袋好不容易挤上了车，却被一个



小子又推下来。我火了，骂他。他笑着说，你别骂，你要骂我，小心你误了车。我一想也是。再这么和他闹下去，火车都要开了。那时误了车，我不倒霉怎的。于是，我就对他笑道，大哥哥，你就让我上去吧！我求你了。你听他怎说？叫哥哥也行，除非你让我摸摸你的脸蛋。我想了想便说，摸也行，你先把我的拉上车我才让摸。于是，他就把我拉上了车。上了车，我心想，看你敢对我无礼！上车后，那家伙把我强拉进洗手间里关了门，先是在我脸上摸，我想，摸摸也无妨，也就没怎么反抗，谁知他却将手伸进我的胸罩里，摸我的乳房，一边摸一边说：啊，真是好东西，又大又泡。我气得大喊大叫，他却捂了我的嘴，来脱我的裤子，我拼命挣扎，哪知，他力大如牛，硬是将我的裤子脱到了膝盖下，就在他弯腰想进一步动作时，我抬起腿，朝他下身踢去，痛得他哇地一声大，蹲在了地上，我趁机跑出了洗手间。出来后，我气愤极了，就找警察告他非礼，你们听那个警察怎么说，他真的摸你了吗？摸那儿了？让我看看。我说，你回家看你老妈去吧！他一听火了，要把我铐上。我说，你要铐就铐吧，反正我是不让你看。下车时，那个警察对我说，你再也别让我看到你，不然小心你的皮！我说，你也别让我看到你，再让我看到你，小心你的狗眼！说起来也巧哩。后来，我在那趟火车上又碰到了那个警察，他一看到我就笑了。我问他笑什么，他说，他做梦都梦见了。我说，梦见我在骂你吧？他说不是。他梦见我是在一间房间。房里就我和他。我穿着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像结婚礼服。后来，我脱了衣服，只戴着个乳罩，躺在床上，样子十分好看……我知道他想吃我的老豆腐，就